

关注“新民银发社区”，  
就是关心自己，关心父  
母，关心父母的父母

# 金色池塘

成为老人的艺术算  
不了什么，真正的艺术在  
于战胜衰老。——歌德

本报副刊部主编 | 第 360 期 | 2021 年 7 月 16 日 星期五 主编: 龚建星 本版编辑: 金晖 视觉设计: 戚黎明 编辑邮箱: sherry@xmwb.com.cn

## 众乐乐带乐众微友

■ 竹吟

大韦和老华是多年的好友、兄弟，共同的爱好和如今联系交流的便利，使他们退休后走得更近了。

我和他们在同一个文学微信群，大韦是群主，老华则是群里出了名的热心人。这老哥俩各展所长，取长补短，把一个微信群整得像一个单位：有群规，不允许发与文学历史无关的一切东西；有讲座，大韦利用自己经营茶室的优势，专门辟出一间教室，举办文化历史讲座；有旅游，策划组织了解当地历史为主的文化旅游。老华呢，自担服务群友的职责，第一时间转发群友在报刊上发表的作品，供大家欣赏品评。

每次活动大韦定方向，老华出谋划策，完善细节。会计出身的他还兼任“财务总监”，算账收钱又快又准。

在老哥俩的默契配合下，不论是群里交流还是线下活动都风生水起，有声有色。群里讨论，各抒己见，不乏真知灼见；线下讲座、旅游扩展视野，增进感情。有一次活动视频还被做成《没想到上海大街上至今还保留着民国国徽》微信公众号文章，广为流传。好些群友说，受群读书氛围感染，自己捧起了久未读的书，捡起了久不写的笔，坐进了久不坐的教室，仿佛青春正当年充满书香气的生活又回来了，居然有一种又找到“组织”的感觉。

如今人们养老，精神需求更多，信奉“独乐乐不如众乐乐”的大韦和老华，带乐了一批同龄朋友，解决的正好是精神养老的难题，也契合了当今抱团养老理念。他们自己也从闭门读书写作，到和志同道合的一大批人一起读书写作游玩，老哥俩自己的快乐也放大翻番了不止一倍。

## “热血战团”的友情

■ 侯晨轶

“我们站在你的身后，战歌伴你左右。为了梦想，为了胜利，为了上海 always win(一直赢)!”和其他球迷团体无异，“热血战团”也曾隔三岔五组织“战友”聚餐。集体唱战歌是其间必不可少的节目。后来，由于种种原因，“热血”不再抱团去“八万人”看球，但情谊未散，“年夜饭”依旧。召集人晓飞联系我时总不忘嘱咐一句：“你是‘热血’的元老，一定要来哦！”

是的，一路走来，我见证了同战团好几位弟兄的人生重要片段。

五年前，小许要向女友求婚。晓飞心领神会，提议数百“热血”弟兄在上港队下一轮主场比赛的中场休息时段，以唱歌的方式为小许的看台求婚造势。众人纷纷响应。群里商定曲目后，不会唱的一些人特地上网搜索歌词和旋律跟着学。是日，小许女友以为是被带来看一场普通的中超联赛。她怎也不会料到，男友一番肺腑之言吐露过后，我们齐声替小许唱出张宇的那首《给你们》：“他将是你的新郎，从今以后他就是你一生的伴……”球迷大家庭迸发出的温情，一改人们概念里球迷只会嘶吼的原生印象。

如今，很多弟兄已从初入“热血”时的青涩少年升级为人父，我被他们的孩子称作“伯伯”，有如亲眷相见。回忆起在现场为钟爱的主队摇旗呐喊、击掌相庆以及几度掩面而泣的情形，我们感慨万千。那是一批人的青春啊！

国内疫情得以控制后的首顿“年夜饭”临结束前，晓飞、翔翔、老赵、斌哥和我在包厢内赤膊站上椅子。大家挥舞围巾，战歌再起。这一次举杯，不为绿茵场上的赢，而是共祝愈加美好的明天。

## 老 少 咸 宜

人们将没有血缘关系的、多年的铁哥们，称为老兄弟。老兄弟不是嫡亲兄弟却胜似嫡亲兄弟。一个老字，极为精妙，将时间的锤炼、空间的转换进行了高度浓缩。兄弟可以有一大串，经过大浪淘沙，老兄弟只有几个了。老兄弟聚在一起，他们可以通过一个眼神、一个动作读懂对方。从兄弟到老兄弟，这个时候的友情已经超脱一切了！



## 说说『老兄弟』

(中)

## 胜似“亲兄弟”

■ 费平

“老兄弟”的“老”不仅仅指时间的概念，而且还指情感上的“长久”。

今年清明期间我去了兴化与失散 64 年的亲人团聚。之前通过各种手段寻到还健在的两个哥哥，通过电话联系，约好清明我回故乡寻亲并祭奠父母。我曾预想届时见亲人的那一刻，双方会有相拥而泣甚至不能自己的场景，然而却没有。那天相见，虽是亲兄弟，但却感觉像平时跟初次见面的朋友寒暄一样，握在一起的手并没有“一股暖流涌心头”，如左手握右手，即使一时激动泪润眼眶，有内心深处也绝无那种刻骨的亲态！当然，他俩也无见到亲弟弟那样激动异常，其他人如下一代就更没“叔叔”的亲意了。这也难怪，作为当初最小的孩子刚生下来就送予养父母，我一直是“独苗”。如今突然兄弟见面，虽有血缘关系，却如同路人。

倒是与我没有血缘关系的两位朋友 Y 君和 Z 君却因相处多年宛若兄弟。Y 君与我从幼儿园、小学、中学皆是同学，即使他去农场、部队、企业，都没与我中断联系，退休后更是亲密无间，生病陪护、看房搬家、大件购买等都亲力亲为。而 Z 君跟我同天进单位，既是同事亦是朋友，相识相知 40 年情谊，只要我有事招呼一声，立刻就到；家里任何物品或电器故障，他会马上来检查维修；即使办一些重大事情，他也会像亲兄弟一样帮我出谋划策……

故从某种意义上讲，“老兄弟”有时胜过“亲兄弟”。“亲兄弟”的“亲”是源于血缘和传统的宗法观念，没有时间的“厚”也就没有“亲”；而“老兄弟”的“老”是生命的交互碰撞与支撑，由日常弥久的“亲”铸就了“老”。

## 他称我为“兄弟”

■ 君韵

依依是我的女友，为人豪爽，乐于助人。说一不二的脾性，给人一种女汉子的印象。怪不得那天姐妹们聚餐，她的手机响了，传出的语音是：“我的好兄弟哎，你近来好吗？”见我有点疑惑，依依莞尔一笑说：“这是我的一个同乡异性朋友，相处几十年了，相互之间帮过不少忙，助他走过了生活中的坎坷，他原来叫我阿姐的，后来改称叫‘兄弟’了。”依依说她对称呼无所谓，但既然是“兄弟”，那要有所担当了。

那一年“弟弟”想走致富之路，和别人拟各出资 30 万元合伙办一个养鸡场。但他只筹集到了 20 万元。无奈之际，他向依依求助，说：“阿姐，能不能借我 10 万元？”当时依依的手头也有点紧，一下子拿不出 10 万元现金来，她又从别人那里借了一些钱，凑满 10 万元转账给了“兄弟”。有人劝依依借钱事要小心，10 万元也不是一笔小钱，不要到后来落得鸡飞蛋打一场空。依依说她了解她的“兄弟”做事牢靠。后来“兄弟”合伙办的养鸡场成功了。2 年后还她 10 元万时，给了一个红利包。依依不在乎。说看到兄弟创业成功就很开心了。去年疫情期间，“兄弟”的养鸡场生意惨淡，依依又利用自己在上海的关系，主动帮助乡下的“兄弟”联系了一个商家，定期收购他的活鸡，扭转了困境。

依依的故事激起了一桌人的共鸣。姐妹们说想不到咱们女性群里，竟然有一个如此待人的好“哥哥”。有人建议以后大家不要和依依以姐妹相称了，也叫她“兄弟”吧，如何？一桌人鼓掌通过。依依说，谁想借 10 万元，放马过来吧。又是一阵哈哈大笑。



摄影 / 赵海银

## 寻找老兄弟

■ 徐珺

四十多年前的一个冬季，祖父突然中风了，虽然救过来了，但是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，说话含糊不清，右半身完全失去了知觉。祖母年迈，我的父母都在远方工作。我刚参加工作不久，谁来照顾老人？我急得暗自流泪。

一天早晨，我正在后院洗衣服，邻居小辉跑来对我说，我妈给你家介绍了“帮忙人”（即护工），已经到你家了。我奔进屋去。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小伙，坐在小板凳上，见我进屋，抬头腼腆一笑。看他长得周正，我心生疑虑，他真的愿意伺候一个没有一点血缘关系且半身不遂的老人吗？这时，祖父在床上哼了一声，小伙子毫不迟疑地站起身，走到床边拿起了便盆。从此我多了个兄弟，与我一起尽心尽力服侍老人。

兄弟名叫明伦，爱唱戏。在八个样板戏垄断舞台的年月，我家能听到一种从未听到过的戏剧，明伦告诉我，他是绍兴人，他唱的是家乡戏越剧。一次他从贴身的口袋掏出一张剧照，指着中间拄拐杖的老太太，明伦说这是他妈妈，扮演《红楼梦》中的贾母。然后叹了一口气说，妈妈现在不演戏了，下放到这里的工厂做工。原来，明伦出来做帮工，也是为生活所迫。尽管苦和累，但明伦始终是乐观的。

祖父去世后，明伦回了家乡，从此，再无他的消息。不久，我考上大学，离开了家乡。曾听明伦讲过，他要当越剧演员。我坚信一个能吃苦的人是不会轻言放弃的。一直以来，我喜欢着越剧，我希望寻找到曾经用年轻的臂膀为我撑起一片天，帮助我渡过难关的兄弟。“喔，亲爱的好兄弟亲兄弟，下辈子还要和你做兄弟！”